

金川县地方志资料

# 金川妖姬志

金川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编印



(内部资料)

# 金川妖姬志

金川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编印

## 《金川妖姬志》编纂人员名单

主 编：蔡银禄

编 辑：邓芝兰 郑泽玉 任朝群

资料收集、整理：张孝忠 冯佩林

白话译文：蔡银禄 张孝忠 蔡寅洪

内 务：吕永碧

## 出版前言

乾隆两次平定金川之战,距今已有 200 多年了。史学界对这两场战争的性质早有定论。正如由全军军事科研工作“九五”计划课题成果,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出版的《中国战争发展史》所说,这是清廷平定大金川土司叛乱战争。学术界在这个前提下的不同是非争议,见仁见智,乃情理中事。

清末国学大师辜鸿铭主编的《清代野史》(共四卷)中,收录了指严所著《金川妖姬志》(妖姬,即美女意)。此文从野史角度,生动记述了

被传为“玉观音”的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之女阿扣的风流逸事,而牵出清军在战争中杀帅死相殁卒惨重损失的经过,个中情节曲折变幻,引人入胜。许多同志得知有这篇文章,而欲一睹为快。我室借来张孝忠同志私藏之《清代野史》,翻印此文,进行白话疏译,附上有关背景资料,以满足读者需要。

值得庆幸的是,中共金川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金川古籍史料的整理发掘工作,把这项工作作为金川文化建设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。秦开金县长和张建华、杨忠华二位副县长都十分关心此项工作,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,安排资金玉成此事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使我们全体史志工作者深受鼓舞。

《金川妖姬志》原文的作者囿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局限,在文中使用了大量蔑视少数民族的贬义词句,本书为了保留原貌,不得已对这些词句未作删改,望读者在阅读时持批判、扬

弃态度。

由于撰者初涉古籍整理工作，学识所限，难免出现谬误之处，敬望识者教正。

2003年8月

## 目 录

出版前言

金川妖姬志(原文) ..... (1)

金川妖姬志(白话译文) ..... (27)

附录:

一、《简明清史·平定大小金川》 ..... (66)

二、《金川县志·第一次金川之战》  
..... (70)

三、魏源其人 ..... (73)

四、辜鸿铭简介 ..... (76)

五、清代两次金川之役的历史启示  
..... (81)

## 金川妖姬志

指严 著

(此稿转录自辜鸿铭主编之《清代野史》)

魏邵阳《圣武记》志金川土司事，则云大金川安抚使莎罗奔，以女阿扣妻小金川土司泽旺，寻劫泽旺，夺其印。上命云贵总督张广泗征之，未捷。乃命大学士讷亲视师，广泗轻之，将相不和。广泗用汉奸王秋言，任泽旺弟良尔吉为乡导。良尔吉私通阿扣。岳钟琪密奏广泗信用降番汉奸，恐生他变，讷亲亦劾广泗老师糜饷，遂致互讦。清纯庙怒，逮广泗斩之，并赐讷亲死。据此似广泗一人之罪，清纯庙斩之，甚不足惜，而讷亲巽懦貽误，罚已蔽辜，且较广泗略冤，惟岳将军则守正不阿，有功无罪。然

予少时读之，独多疑窦，谓广泗征苗宿将，军声出哈元生上，何至为一细番所惑？且广泗何爱于良尔吉，而不信岳钟琪，钟琪既自命忠勇，何不径由党坝（地名），速攻勒乌围（地名）乃亦逗留不进，独广泗部下总兵官任举阵亡？讷亲初至，锐意灭敌，广泗兵应之而无效，钟琪且不一应。至讷亲与广泗齟齬，钟琪辄斤斤于降番汉奸，密奏首告。讷亲则但言老师糜饷，不及良尔吉事。反覆细绎，可抵之隙甚夥。以为当时秉笔者，必因广泗既伏天诛，无妨下流之归，讷亲贵族，宜为隐讳，钟琪以功名终，未可翹其短也。然事无佐证，未敢断定。后友人游滇，得某君家藏秘录，乃曾佐广泗戎幕者，且击其事而私记之，虽未尽可征信，而情苗事果，变幻万态，非过来人不能详。且足征忌讳官书之无真相，而与予意适合，爰乐为缀辑焉。

莎罗奔劫泽旺，夺其印，事在乾隆十一年。此两家私争，绝无与大局也。初莎女阿扣绝

艳，两颊如天半蒸霞，肤莹白为番女冠，有玉观音之号。既嫁泽旺而悔，愿偶汉人之有官者，以泽旺丑劣状诉诸父。莎故于雍正初从岳将军征西藏羊峒番有功，故得安抚使尊官。感岳恩德，延诸家，出家族罗拜。阿扣慕岳将军英武，欲事之，岳亦响女美，既稔其有夫，弗纳也。阿扣走索，怏怏反小金川，然遂与泽旺占脱辐。泽旺怒，遣家奴凌辱之。阿扣阴使人报于莎，莎故执泽旺归，夺其印，以为泽旺已所立，予夺有权，且将治其背恩之罪也。时川抚纪山闻之，檄谕毋滋事，使莎还泽旺，莎勉奉命，犹未有意叛清廷。惟阿扣誓死不从泽旺，声言将入边求岳将军，莎以询大吏。时岳因年羹尧逆案落职，不复镇边，莎遂劝阿扣从明正土司某。既成议，而革布什扎酋欲之，两家争不决。泽旺弟良尔吉，丰仪稍肥硕，便解善媚，夙献殷勤于阿扣，扣业私之。良尔吉遂扬言扣已许己为妇，两家俱勿妄想。革酋及明正土司俱怒，助

泽旺入扰大金川，莎出御之，三家皆不敌，遂以莎侵占闻于川边。纪山遽遣副将杨兴入剿，莎治番兵拒之，革酋及明正土司亦疑清官将据其地，反各犄角阻清兵。杨兴不知两酋之敌己，几全军覆没。又以道险谷恶，大河环阻，兵少不足以堵截，兵多又易于迷失，遂告急于川督。督以上闻，清纯庙因张广泗征苗有功，时方总督云贵，乃使兼制三省，进驻川边。广泗既至金川，以为兵端之启，本由莎罗奔，而莎劫泽旺，及欺压革布什札明正土司等，实为征剿之要件。今泽旺虽似穷促乞援，彼两酋反阴为仇敌，夷狄贪而无信，且不知内情，徒使劳师糜饷。受恩而不知感，即得其归服，旋踵生变，亦为得不偿失。不如疏通其情，俾各得所愿欲，而以威信怵制之，则可就范矣。因入小金川地，而居其美诺官寨中，召泽旺问所欲。泽旺曰：“始吾惑于妖妇，意必争此祸水，致祖宗封地几失。今悟矣，愿以妖妇让吾弟，而已得仍

为小金川土司。”广泗以问良尔吉，良谓：“如得阿扣，则愿从征两土司，而莎罗奔必可劝其永永效忠，不为边患。”广泗遂并许之，泽良皆喜。阿扣出拜帐前，番俗以妻女受人爱慕为荣，广泗老于苗事，故赐阿扣酒，假以颜色，良尔吉大乐，不数日而捧莎罗奔使书俱至，事且大定矣。忽莎又遣使来言曰：“兄子名郎卡者，不服良尔吉之有阿扣，据噶尔崖地方为乱，能仗清兵威力制之者，莎愿为之助。”番俗尚无同姓不婚之礼，故郎卡亦欲得阿扣。广泗曰：“是诚不可不示威矣。莎罗奔亦欲以是试我邪？”乃奏调劲兵三万，分两路进功：一由川西攻入小金沙江东岸，即郎卡所居之噶尔崖，而莎居之勒乌围，亦遥相策应；一由川南攻西岸，则革酋明正等地也。广泗意诸夷亲望，非威力无以慑服，而险阻深密，威力不可遍施，惟专注郎卡。郎卡下则各寨或可不攻自服。遂使良尔吉为前导，以有夺妻之仇，必能尽力故也。于是良尔吉导

总兵任举进攻昔岭。昔岭者，噶尔崖之屏蔽，郎卡所倚以为险者。

张骞凿空，汉武开边，广泗故好奇，又狃于征苗之功，利用乡导，乃得汉人王秋。秋本滇人，略知书史，挟资财游诸土司，尽知彼中阨塞要害，因言于广泗曰：“土番非必叛天朝，以自取戮也。莎酋为自保权势计，且曲徇其女阿扣意，欲媾良尔吉而逐泽旺，然非有深仇，蛮触之争，自由起灭耳。天朝劳师动众，皇然布顺逆之文告，若有大不得已而事斧钺者，未免割鸡竟用牛刀，此诚不习夷情，不谙蛮性之误。且孤军深入，彼峭壁恶溪，林箐烟瘴，在在堪虞。胜之则石田无用，不胜乃为么麽所笑。即如革布札什等本畏天威，今反倒戈相向，甘心困兽之斗，其明证也。将军不审情伪虚实，贸然一掷，苟有蹉跌，岂所以养上帅之威，而存大国之体哉？窃尝钩考蛮情，参以鄙见，深知莎罗奔意存观望，但使不夺其宣抚之官，而阿扣得所，必

能慕顺听命。郎卡抗逆，志在渔色。莎既厌之，不如因而致毙，所谓兼弱攻昧是也。倘使良尔吉往说莎酋，密与订盟，夹攻郎卡，诸土司皆畏罪自保，郎卡不日可下。郎卡下，即以其地与良尔吉，而令泽旺仍返故地。朝廷但知克复奏功，必不究良尔吉等细故，是将军不费战斗之力，唾手而定金川上下游千里之地。及其既定，将军杯酒结莎酋之欢，执良尔吉而戮之，犹刳一羊也。取阿扣尤物，置之下陈，莎酋益感激，永永内向，此所谓功利兼至，名实俱副者也。将军独不闻岳将军之事乎？设非为年案所挂误者，则纳女平戎，春秋所许，断无今日之边警矣。”广泗然之。盖广泗本主以蛮攻蛮，以碉逼碉之策，又微闻阿扣求嫁岳将军事，心艳其利，遂用秋策，而以郎卡阻逆，良尔吉愿为内应，指日即可奏功，且可徐图改流等语入奏。时清高宗颇留意边事，疑张广泗避重就轻，纵莎罗奔而击郎卡，不无徇功畏难情弊，时诘军

机大臣办法。军机承旨，谓非以大臣经略，亟往督促张广泗速歼巨憝不可。于时大学士讷亲者，康熙朝顾命勋臣遏必隆之孙也，喜谈兵，有功名之期许，方在军机多所运动，辄大言不惭。高宗问平边之策，讷言广泗狃于征苗有功，不肯蹈险，彼所谓击郎卡，实缓兵之计，臣往，当责以大义，令直捣莎酋，断勿使老师糜餉也。高宗遂命视师。讷亲奏请起故将军岳钟琪于废籍，以提督衔赴军自效。自是朝廷甚疑广泗，而讷岳各挟成见，水火之势成，妖孽之衅始矣。当讷亲未抵川边也，张部下攻昔岭，夺碉卡，自谓郎卡破灭在即。乃使良尔吉往说莎酋，出兵夹击，留阿扣于营中以为质。阿扣夙自负，以为绝世天仙下降，服饰妖丽，享用豪奢。蛮俗本贵女，盛行一妻多夫之俗，男子恒仰女之鼻息。卜休咎，设同媚一妇，必相戒勿嫉妒，以为美德，如内国之妻妾同居然。阿扣既如雍姬之人尽可夫，又习于夜郎自大之惯

俗，以大金川雄长诸部，比于公主。群媵奴婢至数千人，皆绣衣宝饰，璎珞垂珠，出入拥辇，至警蹕清道以行。所御处进馔，群婢必以次上寿，蹁跹作天魔舞，犹谓不足快意。日取番童之眉目端好者，衣以锦绣为弄儿，每日所支给不费。良尔吉虽假定为匹敌，而此外诸部落中，上自土司，下至平民，凡丰姿俊美，彼苟以为可意，无不召幸。或有不能致者，寝食不甘，莎酋辄为之多方罗致，人亦率乐就之。盖蛮俗迷信，阿扣始生多异兆，人即以玉观音再世喧传。及长，妖艳罕俦，见者心醉，如骚人所称惑阳城迷下蔡者，实具一种魔力。在蛮人乃以为此魔力者，惟天所使，常人迥不能企及。故歌功颂德者，遂上天纵之圣号，自是怪象不可究诘矣。阿扣既习为部众所尊奉，弥自骄汰，以为蛮人皆凡贱，不足与彼有缘，必得汉人之有名位者，始为佳偶。或言将受中国大皇帝之宠幸，皇帝为某某佛祖，己为菩萨，转生当为匹

偶，他日必正位后宫，其妄言类此，状如疯魔。而华官恋其美，或有望尘膜拜者。惟阿扣眼界既高，不屑注意，独惓惓于岳将军，业不得当。至是质于广泗营，以广泗大帅，威仪煊赫，颇倾心属耳。如岳将军故事。广泗虽不志于渔色，而欲笼络利用，以歆动蛮人止薪先得其欢心，且为联盟于土司之一种媒介物。王秋亦言魔力大可用，故广泗意已大惑。会阿扣率群婢进舞，为广泗寿，蛮人举国若狂，以为破天荒之举。广泗欣然得计，自谓获奇货。阿扣又媵媚蛊惑诸技并施。广泗为置酒设乐，欢笑大作，乘醉障袖与之嬉，而蛮人欢声雷动，以广泗为东方之呼毕勒罕也。争传播率服，莎酋投效，早有成议。其部下并愿缚郎卡以献，事且了矣。忽报经略与岳将军来，孟军机以上意疑广泗不先与咨照，讷亲等又守机密，出川边始行告知也。广泗大骇，直如飞将军自天而下，亟奉诏拜命。讷亲登坛指挥，宣布上意，须即日